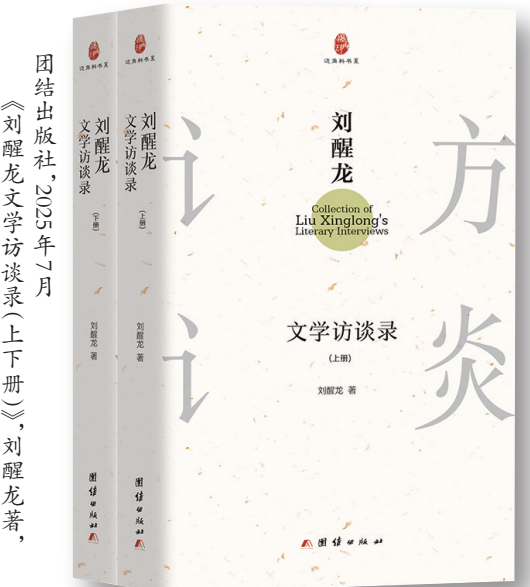


重点推荐



与人对话，特别是与文学中人坦诚相对，对双方来说，都是一场笔试。

第一次将因为文学的对话公之于众，是1992年中篇小说《凤凰琴》发表引起电影改编热之后。也是由于自己太较真，不满意相关剧组未经我的同意，将小说中的主人公由男性改为女性，一家媒体探得消息后，派人来到我当时居住的黄州，认真真地采访一整天，之后写出来的文字，则是认真过头，添了一些不实之处，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。大约是初出茅庐就得到了教训，自此以后，每逢访谈都会格外小心，宁肯木讷无语，也不轻易放一声花腔。即便如此，同行中人仍不时放出话来，说我很不会说话，很容易伤到别人，这话让我很纳闷。1998年第十二期的《江汉论坛》发表了俞汝捷先生对我的访谈《由〈大树还小〉引发的对话》。所有说话，完全是自说自话，没有任何

## 趣幽旨深 蓄理其中

### ——读《张学东中短篇小说选（八卷本）》

□周清叶

《张学东中短篇小说选（八卷本）》收录了《看窗外的羊群》《年味正浓》《归途》等作品，涵盖作者1999年至2024年间的主要创作成果。全套82部中短篇小说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等权威刊物，多次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转载，入选中国年度小说精选本百余种。这些作品通过对历史、社会与现实的观察思象，展现了自然之美、人性之光，以及顽强的生命意志与作家的悲悯情怀。当下互联网上，书摘书评、作品拆解、经典名句摘录等唾手可得，但系统阅读这套选集，能让读者真切感受阅读的审美愉悦，体验到纯粹的文化趣味。正如其中短篇小说《海绵》的标题意象：海绵的特性是吸收与释放，这套选集正如海绵，既浓缩了人们情感的精华，又吸纳了时代生活的深刻印记。读者可以从中窥见时间流逝与记忆留存，感知近40多年时代与生活的变迁。

这套书生动诠释了车尔尼雪夫斯基“美是生活”的论断，张学东从生活中提炼故事，读者则通过阅读重返那段生活体验；同时，它也契合席勒所说的“素朴的诗”，坚守现实主义精神，不离开自己生活的土地。读者会为作者对生活与人持久的凝视观察所感动，更会钦佩他对社会生活深刻的洞察力。

该套小说选塑造了各阶层的诸多人物形象，涵盖农民、记者、民办教师、下岗女工、独居老人等。这些人物的有着不同的心态、性格、精神气质与思想，具备重要的研究价值。即便身份和处境相似的人物，在不同作品中也各具风貌、毫无雷同，足见张学东塑造人物的技巧已臻成熟。

作者细腻描绘了西北地区的地理景观，包括自然风景、农事活动、人情习俗，以及地形地貌、植被分布、动物栖息等生态细节。如《石头跑》中，故事发生在风大到能吹动石头的地域；《寻寻觅觅》里，祖父走

《黄河口草语》是作家郭立泉“黄河口生态系列散文”的第二部，作者以“传记”笔法写下“菜帮”35篇、“草部”28篇，共计60余篇文字。作品既延续了前作以往事为核心的创作方法，又将大量笔墨着重放在对草木本身的描绘上。在流畅轻快的笔调下，那些宛若精灵般的草木并未沾染过多泥土气，反倒如同一株株精致的标本，将自然的诗意呈现在每一位读者面前。

从《诗经》的风物吟唱，到陶渊明的乡间诗作，再到现代作家的田园牧歌，生态书写在我国文学传统中从未缺席。作者在《黄河口草语》的写作中俯下身，用放大镜近距离端详一草一木，以“为草木立传”的姿态进入文本。在作者眼中，这些草木皆是“不为世俗所染，不为繁华所移”的美丽精灵，它们自由生长在故土之上，高低错落、千姿百态，即便没有人类叨扰依旧茂盛繁茂。可以说，在作者笔下，草木本身即具备自足的诗意与审美价值，不必依托纷繁的隐喻与象征来支撑。

某种意义上，故乡的草木与故乡本身密不可分，对草木的热爱实则源于对故土成长历程的怀念。然而，尽管它们是

针对的意思，实际效果却是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——伤到别人了！由此开始，曾暗暗自我较劲，不再接受采访。最长一次，也就是写作《圣天门口》期间，差不多有两三年不吭一声，惹得一些人在背后嘀咕，说某某是不是江郎才尽了。

之后的意外始于《中华读书报》的舒晋瑜，她不知从哪里找到我的电话，于一天深夜打过来，开口就说采访之事。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通话，她的声音却颇似家中亲人，我一秒钟也没有犹豫便答应下来。之后，说起此中缘故，我俩都觉得奇妙，那篇访谈名为《下去走走有好处》刊载在2001年4月27日的《中华读书报》上。从舒晋瑜这里开始，关于文学的访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为了编这个集子，将能找到的相关文字汇聚到一起，总字数竟然有近50万字。

话虽然说得多了，对访谈之事仍旧充满敬畏，绝对不敢学那口吐莲花或满嘴跑马，一般情况下，都会要求对方将整理好的文字发来，自己再订正一番。真正让自己体会到文学访谈之快乐，是与李遇春教授对话的那一次。本来，我们是想谈另一个话题，说着说着，突然来了灵感，脑子里冒出一个概念：文学是小地方的事。似乎窥见被文学藏得很深的某种隐秘，那一刻，我们都很高兴，接下来还围绕为何北方以村庄为基本文学单位，南方则以小镇为基本文学环境，从上午谈到下午，丝毫觉得时间的漫长。

正是这一次之后，自己才发现，原来只限于文学的对话，也可以趣味无穷。在所有访谈中，舒晋瑜可能是做得最多，有些文字过于生活化，就没收入此书，然而一些内容却相当有趣。有一次她在一个访谈中问，如果自己身陷孤岛，会随身带一本什么样的

失后，父亲请来的觅脚老汉作出了颇为准确的预言：《往事二题》中，神婆为多子女家庭的幼子取外姓之名，而这孩子后来竟真能匪夷所思地化险为夷。张学东以敏锐观察捕捉到西北民间生活自带的魔幻色彩，并用精彩笔墨加以摹写，让地域特质跃然纸上。

文学作品的情感趣味，在于唤起读者对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等情感的深层体验，进而产生共鸣。张学东从不刻意美化现实，而是以深刻的洞察力，历时性地揭示了一系列曾客观存在的问题：城市客运交通乱象与社会治理短板、进城务工者的生活处境、南下打工者的工作环境与无处安放的情感……但作者的写作并非简单同情弱者，而是通过故事触及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等现实议题。

这套书的总体情感态度呈现出中和之美：以真诚为底色，不回避社会矛盾与人际罅隙，又能做到中节合度、执中守一。即便面对“道心惟微、人心惟危”的复杂处境，作者仍以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的笔触，抑制邪恶，归于正道与本分，既体现了传统儒家开放包容、经世致用的思想特质，也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。

这套书在情节构思上巧设悬念与反转，环环相扣，让读者在阅读中体验到智力挑战与探索带来的独特趣味。诸多作品呈现出智趣叙事的特点，这一特点在创作技巧上体现为深邃生活常态与极端环境下人的行为。一方面，作品耐心铺陈大量生活细节，以真实的叙事与细节描写带给读者亲近感；另一方面，他善于把控节奏，在娓娓道来中酝酿情势，逐步将人物推向极端情境，使其做出令人震惊的举动。比如《长话短说》，开头看似漫不经心地描写留守女人在小卖部接电话时被偷窥，随后矛盾陡增终致悲剧；《宰牲》起笔即蓄势，字里行间的紧张感逐渐增强；《裸夜》中，记者试图深挖裸跑男新闻，却在各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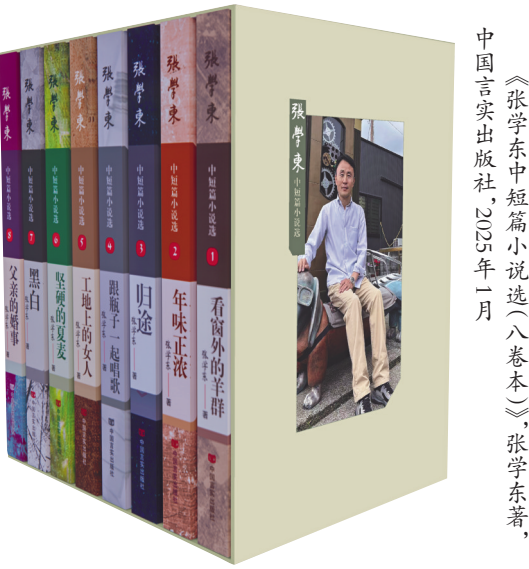
书。那时，我刚从南海回来，便回复她说，这不是一个好问题，在南海高温高湿空气中含有高盐分的条件下，无论带什么书去无人孤岛都是没有意义的，再经典的书，用不了两天就会被弄废掉。舒晋瑜也一点不觉得扫兴，将这些话原封不动地采用了。

访谈本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说话，聊得开心，聊得到位，就会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。假如相互存有戒心，免不了要用外交辞令，到头来要么是如同嚼蜡，要么是相互嫌弃，还有比较堂而皇之的——你我都用别人的论断发问与回应，看上去字字句句光彩照人，却都是隔山打牛，连不痛不痒都说不上。我这人不喜交际，文坛内外朋友都不多，所以，对每个访谈，都在打开心扉，真诚地说出每一个字。这样做也是与自己方便，就像整理这本书中的相关文字时，不需要重新进行调整与修改，因为30年前说的真话，30年后还是真话，与真实的自我并无不同，也就不再用再费脑筋。

关于这本书，要特别致谢覃菊华女士，2023年10月22日，从丹东返程途经北京，她为我联系了团结出版社梁光玉和张阳等几位见面，请来老朋友李师东、正在北京学习的陈婉清和熊湘鄂，还有正在努力促成《天行者》改编事宜的范梅溪等，在共同见证下，自己收下了出版社诸位主张做这么一本书的请愿。

可以说，这部《文学访谈录》，完全是不经意间慢慢积攒起来的。常说，言多必失，假如其中有文字冒犯了什么，那肯定不是我的本意。我所说的和所想的，只有一种思想，那就是努力让文学的自己在文学中做得更好，舍此无他。

（作者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）



压力下情难自已，最终自己也成为深夜裸跑人，恰如“凝视深渊过久，自身亦成为深渊的一部分”。

这些作品蕴含深刻的思想内涵，直击人类存在的根本命题，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质。而阅读中思想的碰撞、探索的启迪，更构成了智慧的趣味。许多作品还兼具诗性特质，部分篇章甚至近似散文诗。那些饱蘸情感又蕴含哲思的描写，赋予作品形而上的境界。如《跟瓶子一起唱歌》中，从中原农村随父母来到西北小城的小女孩草叶儿，童真地说“起风的时候那些瓶子个个都会唱歌”，相关五个自然段的描写细腻生动——如同莫言笔下黑夜眼中“透明的红萝卜”，通过充沛的听觉与视觉刻画，既写出孩童的单纯、敏感、朴素快乐与无限幻想，也反衬出成人感官的迟钝、感受的浅薄与生命力的委顿。《说给寂寞听》以心理叙事为主，聚焦老人对年轻与衰老、生存与死亡的体验，细腻描摹让老人油尽灯枯的生命状态力透纸背，尽显对生命的深情注视与深刻观照，而简朴隽永的语言更将这种意境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来。这些看似寻常却值得细品的细节，彰显了作者的写作功力。

（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）

## 生态传记与乡土想象

### ——评散文《黄河口草语》

□赵政煊

“名称”是核心线索。千奇百怪的草木名称作为每篇的标题，既新奇又难懂。除去“芥菜”“芦苇”等少数几种常见的植物，其余60余种草木对于多数读者而言无疑是陌生的。因此，作者深知“以名人入事”是将读者引入草木世界的最佳方式。例如写“甜酒棵”时，作者提到其花外形酷似紫色的酒杯，因而得名“酒”字，花瓣深处的蜜汁则成为大自然赠予孩子们的恩惠。这之中，绝大多数草木的名称并非其正名，而是乡人的巧思创作。比如乡邻们将“泥胡菜”称作“蕎秆子棵”，比起本名，更能突显其优美顾长的身姿；再如“地梢瓜”果实两头尖尖，中间鼓突，老鸱可以用它当枕头，因而得名“老鸱枕

百家品书

李培禹散文集《留恋的张望——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》以崇敬之心、谦恭之情，记录了一名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之间的美好遇见。我们从中可以望见，那些圣洁灵魂的观照吹拂，宛如时光隧道中一束束的熠熠星光。因此，作者笔下的“留恋”与“张望”不仅是一种行为，更成为承载精神探索与情感寄托的思想符号。

掬一捧星辉，为了致敬。该书讲述了李培禹与18位文化名家的交往，这些名家涵盖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、漫画家、表演艺术家等。作者以敏锐独特的视角，捕捉到他们的鲜明个性，触摸到其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，挖掘出诸多鲜为人知的独家故事。

李培禹与这些文化名家的交往普遍历时长久：与诗人臧克家交往60余年，与漫画家李滨声、表演艺术家李雪健等也有三四十年的交情。他们之间或一见如故，或相见恨晚，凝结的友谊如陈年佳酿，历久弥香。这些文化大家崇高的思想品质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悲悯的人文情怀与高尚的人格魅力，在作者的人生“底片”上打下了深深烙印。多年后，作者仍难掩内心波澜，既理性思考每位名家的独特之处，又竭力挖掘值得讲述的独家故事与思想闪光点，用心用情表达对他们的深沉怀念。可以说，这部散文集既是作者对那些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，也是对这些文化大家发自内心的致敬。

这些文化名家多为各自领域的里程碑式人物，其人品修养、思想境界、文化造诣与心路历程，都值得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加以展现。作为资深副刊主编，李培禹无疑是“掐尖”的高手——在漫山遍野的茶山中，善于采摘最鲜嫩、最有价值的一两片叶子。他更擅长以一条线索自然串联起与名家的交往情景：写“西部歌王”王洛宾，便以其艺术生涯60周年北京纪念演出为“小窗口”，折射这位民族音乐家的一生成就；写诗人臧克家，围绕“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”这句勉励，深情回溯臧老在人生道路上对自己的提携帮扶；写词坛泰斗乔羽，则以“万万改不得的一条大河”为题，既彰显乔羽先生深厚的艺术修养，又以“一条大河”为经线，贯穿与“乔老爷”的整个交往历程。诸如此类的明线暗线，在散文集中比比皆是。

绘一幅素描，为了铭记。写人物，关键在于刻画鲜活的形象。该书中的文化名家形象，多采用白描与素描手法，因而呈现出局部而非全局、片段而非全景的特点，却恰恰彰显了作者深刻的洞察力与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。在人物表现上，作者注重以故事和细节说话，传递出“在场”的真实感动。

作者善用对话体现人物性格、揭示内心活动，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感与互动性。比如赵丽蓉，演出后总会问作者：“还行吗？对得起观众吧？”当作者邀请她参加活动时，她毫不犹豫地答应：“你得心放踏实吧，我一准儿去。也不知为什么，我一到农村，一见到老乡，心里就高兴。”《赵堂子胡同15号的思念》中，作者与臧克家书信往来频繁——1973年作者当知青时，曾收到臧老寄来的书信，信封里还夹着照片与墨宝，温暖了那段艰苦岁月；而在作者最苦闷落魄时，臧老又寄来亲笔题诗：“万类人间重与轻，难凭高下作权衡。凌霄羽毛原无力，坠地金石自有声”，以此鼓励他坚强自信，走出命运的阴影。

书中生动的细节描写，更能将读者带入具体生活场景，使人如临其境、如见其人、如闻其声。比如“庆贺王洛宾艺术生涯六十周年”文艺晚会结束后，作者写道：“我看到‘西部歌王’的眼睛有些湿润，银灰色的胡子微微颤动，老人完全沉浸在幸福之

不彰显出作者的博物趣味。从“特征”与“典故”两个角度出发，读者能感受到这些草木既生长在在河西西的当下，又扎根于绵长的文化脉络之中。

令人难忘与依恋的不只是草木，还有陪伴草木一同度过的乡土时光。在对“往事”的记述方面，作者的笔墨尤为深情——《珍珠棵》中写到儿时夜晚上学途中睡倒在珍珠棵里的逸事，《尚饴饬》中则有与伙伴们玩捉迷藏游戏的快乐瞬间。一花一世界，在天地间葳蕤生长的草木悄然自足，它们在经营自己的生态世界的同时，又仿佛每时每刻都在与作者产生交集，建构起作者内心的小世界。正如作者所言，“每个黄河口的人都得到了草木绿色的护佑”，回忆赋予了草木灵魂，使其成为作者日后生活中永远的心灵寄托。而以小芹为代表的玩伴们则闪现于不同篇目之中，这些碎片共同组成了作者的童年生活，使得这部书除了作为一本生态传记，又成为一部童年轶事集。这本生态传记的价值并非在于向读者介绍各种草木的特征与故事，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乡土的方式。正如沈从文笔下的“湘西世界”，其间人们的生活方式简单、特别而又纯

中了……”寥寥几笔，便将“西部歌王”的喜悦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再如描写演员李雪健在大亮山的“还愿”之旅，读来令人动容：“李雪健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，说：‘这是我拍《杨善洲》得的奖金，把它转交给杨善洲的大女儿杨惠卿。逢年过节，让她替我给老爷子扫扫墓，献把花吧。’”又如漫画家李滨声，生性爱开玩笑，曾发过一段风趣的微信：“各位亲朋好友，我人在呢。近日央视戏曲频道播出的一档节目，把我说成已故了，有老友要登门表示哀悼。怕麻烦各位，特告一声：人在呢。李滨声。”后来央视及剧组制片人专程上门道歉，有人情急之下扑通跪下，演老赶紧扶起对方，诙谐道：“我还以为拜师的来了呢。”

立一座丰碑，为了传承。李培禹笔下的，都是与他相关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之事，可平静之下却涌动着万顷波澜，内敛之中摇曳着万道华彩。在看似平淡无奇的语句里，藏不住作者对文化名

家的深情厚谊。作者通过回望这些文化名家或远或近的背影，将他们的感人瞬间定格在灵魂深处；他呕心沥血为每位文化名家勾勒的肖像，已然成为一座座彰显思想境界与高尚品格的精神丰碑。

为艺先为人，作文先做人。这些文化名家的学识修养与谦逊品格，无时无刻不在润泽着作者的心灵。比如作家浩然，无论外出开会还是深入生活，总会带上全国各地业余作者寄来的一堆稿子，利用途中乘车、午间小休、晚上临睡前的零碎时间挑选阅读，给予文学创作上的指导。他读到业余作者陈绍谦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《灾后》，立即推荐给北京的一家刊物；稿子被退回后，又不厌其烦地向其他文艺期刊推荐，直到第四次推荐，陈绍谦的处女作才终于在辽宁《庄稼人》杂志上发表。李培禹在《想念一个人（代后记）》中，深切感念影响自己一生的北京中文语老师赵庆贺：他常去赵老师家求教，有时赶上饭点，就添双筷子在老师家“蹭饭”；赵老师始终关注他的文学创作，肯定他在人物散文领域的成就，这份鼓励与扶持如一缕阳光，照亮了他的文学之路。

李培禹在长期的副刊编辑工作中，自觉将这些文化名家的精神财富当作滋养头脑与灵魂的养分。退休后，他担任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，还连续两届当选北京市东城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。近年来，他以实际行动热心指导业余作者提升写作水平，鼓励他们厚积薄发、扎实创作，做有学识的写作者——即便住院期间，也坚持在病床上为业余作者改稿，并积极推荐给报刊发表。李培禹对前辈、同辈乃至晚辈写作者都满怀敬意，对朋友真诚相待、鼎力相助且不计回报。心中有多少光明，便能照亮多少远方，这正是文化的力量，也是精神传承的生动彰显。

（作者系作家、评论家）

